

浓情巧克力

〔英〕乔安娜·哈里斯 著
龚甜菊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浓情巧克力

〔英〕乔安娜·哈里斯 著
龚甜菊 译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浓情巧克力/(英)哈里斯著;龚甜菊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9

ISBN 978-7-5502-3276-1

I. ①浓… II. ①哈…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852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4840号

CHOCOLAT by JOANNE HARRIS

Copyright: ©1999 BY JOANNE HARR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NNIFER LUTHLE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eijing Xinhua Pioneer Culture &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浓情巧克力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喻静

特约编辑:宋亚荟

封面设计:刘淑媛

版式设计:魏全英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0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0印张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276-1

定价:39.5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曾外祖母

玛丽·安德雷·索林

(1892-1968)

第一章

2月11日 忏悔星期二

我们乘着狂欢节的风来到这里。这阵风还算暖和,相对二月而言。风中飘着热乎乎的油香味,那是路边的人家在炉子上做煎饼和香肠,同时还能闻到一阵华夫饼甜香粉末的味道。五彩的纸屑如雪花般飘落到人们的衣领和袖子上,滚动到沟渠中,犹如冬天可笑的解药一般。窄窄的主路边站满了格外兴奋的人群,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想看一眼覆盖着绉绸的花车,后面还拖着长长的彩带和纸玫瑰花饰。此刻,阿努克正站在一个货篮子和一只悲伤的黄狗中间,一只手拿着一个黄色的气球,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玩具喇叭,睁大了双眼看着眼前的一切。狂欢节我们以前也经历过的——她和我,去年四旬斋^①的前一天在巴黎看过二百五十辆装饰过的花车游行,在纽约看过一百八十辆花车,在维也纳还有二十四支乐队参加游行,小丑们踩着高跷,大头人的头上顶着用纸简单做成的脑袋,鼓手队长们挥舞着闪光的指挥棒。可是在六岁孩子的眼里,整个世界别有一番光泽。木制马车上装饰着金边和金纸,虽然做工并不精致,可是却

① 四旬斋:也叫大斋节,封斋期一般是从圣灰星期三(大斋节的第一天)到复活节,共四十天,基督徒视之为禁食和为复活节做准备而忏悔的季节。

散发出童话故事般的气息。一个刻有龙头的盾牌，一个戴着木质假发的“莴苣公主”，一个身后拖着玻璃纸尾巴的美人鱼，一个用镀金硬纸板制成的姜饼屋，裹满糖衣，一个女巫站在门口，向一群不说话的孩子来回摇晃着她那妖艳的绿指甲……六岁啊，你能感受到周围最细微的变化，而这些在一年之后又变得无迹可寻。即使隔着纸板、隔着糖衣、隔着塑料，她依然可以看见真正的女巫、真正的魔法。她抬起头看着我，用她那闪烁着蓝绿色——那犹如从遥远的太空看到的地球的颜色——光芒的眼睛看着我。

“我们要留在这里吗？我们要留下来吗？”我不得不提醒她说法语。“是吗？要留下来吗？”她抓着我的衣袖不放。她的头发被风吹得像棉花糖一样绞在一起。

我犹豫不定。这儿是个好地方——塔尼斯河下游的兰瑟，最多只有两百人；这里靠近图卢兹和波尔多之间的高速公路，地方很小，坐在车上，眨眼之间就一晃而过。这里只有一条主路，两排暗褐色、半木制的房子紧紧地挨在一起，几条水管如同叉子上的齿一样平行排列。一座教堂，涂着显赫的白色，立在几家小小的店铺中间。一块块农田稀稀拉拉散落在这片满怀戒备的土地上。果园、葡萄园、一块块田地犹如训练有素的兵团一样整齐地排列，严格按照农耕习惯把各种作物划分开来：这一片是苹果，那一片是猕猴桃、瓜果，还有覆盖着黑色塑料壳的莴苣，无精打采的葡萄藤在贫瘠的二月像是蔫了一样，其实它们只是在等待三月盛大的苏醒……农田后面就是塔尼斯河了，它只是加龙河^①那犹如五指般散开的支流中的一条，从这一片湿软的土地上穿过。这里的居民呢？其实和我们在其他地方遇见的没什么区别，脸色有点苍白，可能不太习惯待在阳光下，有点无精

① 加龙河：穿越法国和西班牙的一条河流，是法国五大河流之一。

打采。头巾和帽子是头发上面唯一有颜色的装饰,但也都是棕色、黑色或者灰色。他们的脸布满皱纹,像搁置了一年的苹果,眼睛被压到长满皱纹的肌肉中,仿佛安在隔夜面团上的大理石一样。几个孩子在一旁跑来跑去,身上的红色、柠檬绿和黄色晃来晃去,仿佛来自另一个民族。当花车被破旧的拖拉机拉着,沿着街道笨拙地前行之时,一个身高马大、一脸不悦的方脸女人抓着肩膀上的花呢大衣,用当地口音喊了几句我听不太懂的话;马车上坐着一个圣诞老人,在一群小仙女、塞壬^①和小妖精中间显得十分突兀,此刻,他正向周围用力地投掷糖果,难掩一脸的凶狠与霸道。一位戴着呢帽的小个子老人一脸歉意地从我的两腿中间抱起那条哀伤的黄狗,他的帽子并非本地人普遍戴的圆贝雷帽。我看见他用细瘦的手指抚摸小狗身上的毛,小狗呜咽着,他的脸上立刻浮现出夹杂着怜爱、关心和内疚的表情。没有人打量我们,我们于他们好像是透明的,光看衣服就知道我们是外地人,是过客。他们很有礼貌,谨守礼节,没有一个人盯着我们看。这个女人,长长的头发掖在橘黄色大衣的衣领中,脖子上围着长长的丝绸围巾;旁边的孩子穿着黄色的威灵顿长筒靴和天蓝色的雨衣。她们的颜色太扎眼,她们的衣服十分异类,她们的脸——是太苍白呢,还是太黑呢?她们的头发也和其他人格格不入,异国风情十足,莫名的奇怪。兰瑟人懂得如何在不发生眼神接触的情况下打量外人。他们的凝视盯得我脊背发凉,很奇怪,虽然不带有敌意,但是却有种冷冷的漠然。对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奇怪的人,是狂欢节的一部分,是外国飘来的一缕青烟。当我转身从小贩那里买一块格雷饼的时候,我觉察到他们投过来的目光。装饼的袋子很烫,上面都是

① 塞壬:古希腊传说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惯以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使他们的船只或触礁或驶入危险水域。

油,外围的黑麦薄饼很酥脆,不过中间很厚、很好吃。我掰下一小块递给阿努克,顺手擦掉她下巴上融化的黄油。小贩是个矮墩墩的秃顶男人,架着厚厚的眼镜,脸被热炉子上冒出的蒸汽蒸得油亮亮的。他朝她挤了下眼,而另一只睁开的眼睛一下子就将所有的细节纳入眼底,知道接下来肯定有事情要问。

“夫人,您在度假吧?”小镇的礼貌允许他这样问,我看到商人惯有的漠然背后藏着一种探寻的欲望。在这里,任何新闻都传播得很快,虽然距离阿根和蒙托邦很近,但是这里很少有游客造访。

“待一段时间。”

“从巴黎来的?”可能是从我们的衣服上看出来的。在这片艳丽的土地上居住的人们穿着却很单调,死气沉沉。色彩是一种奢侈品,是不能穿的。路边明艳的花儿就像杂草般一无是处、富有侵略性。

“不,不是巴黎。”

花车就快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了。一个小型的乐队——两支横笛、两支喇叭、一支长号和一面小鼓——跟在后面,游行的队伍过于稀少,不仔细看仿佛不存在一样。十几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跟在队伍后面,开心地捡着地上还没人捡的糖果。有些孩子穿着节日的装束,我看见一个小红骑士和一个穿着很破旧的人——可能是扮演狼吧——吵闹着却不乏友善地争夺着一把彩带的“归属权”。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人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一开始我以为他也是游行队伍的一部分——可能是瘟疫医生吧——可是,当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认出了那一身乡村牧师穿的旧式黑色长袍。他大约三十多岁,不过远距离看他那僵硬的姿势,似乎不止这么大。他转向我,我才发现他也是一个外来者:颧骨很高,眼睛是那种北方人独有的苍白,长长的钢琴家手指放在从脖子上垂下来的银色十字架上。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权利打量我这个异乡人吧;可是,从他那冷冷的淡色眼睛

里,我看不出任何欢迎的意思,他像猫一样,用估量的眼神看着我,似乎怕我侵犯了他的领地。我冲他笑了一下,他立刻惊讶地转过头,对着向他走去的两个孩子点点头,示意路边现在有垃圾,于是那两个孩子只好不情愿地清理起来,他们将地上废弃的彩带和糖果纸用胳膊抱起来,送到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里。我转过头,却发现那个牧师又在打量我,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话,我几乎以为他是在对我进行审查。

塔尼斯河下游的兰瑟没有警察局,因此也没有犯罪行为。我尽量学着阿努克,去发掘伪装面具下面的真实,但是目前看来,一切都还模糊不清。

“我们要待在这里吗?我们会吗,妈妈?”她用力拖着我的胳膊,一副不问出答案不罢休的样子。“我喜欢这里,我喜欢它。我们留下来吗?”

我把她拉到怀里,吻了一下她的头顶。她的身上混合着烟和煎饼以及冬天早上暖暖的被子的味道。

为什么不呢?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好。

“是的,当然了,”我告诉她,嘴巴埋在她的头发里,“当然要留下来了。”

不是假的,这次可能是真的了。

狂欢节过去了。一年中只有这一次,小镇才能有一点明亮的色彩,可是这种明艳转瞬即逝,这种温暖似乎已经消失了,人群也散开了。小贩们收拾起自己的炉子和帆布棚,孩子们扔掉节日的装束和派对礼物。一种几乎无可察觉的尴尬蔓延开来,似乎因为这种过分的嘈杂和亮丽的颜色而感到羞愧。仿佛仲夏的雨一般,蒸发了,流进了龟裂的土壤缝隙中,消失在烤焦的石头上,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

迹。两个小时之后，塔尼斯河下游的兰瑟又变成了无形的小镇，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的村子，一年只会现形一次。要是没有狂欢节，我们可能会完全忽略了这个地方。

我们有燃气，但是没有电。所以我们在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点着蜡烛为阿努克做了薄饼，然后在火炉边用了晚餐，餐盘就是一本旧杂志，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到明天才能够送过来。这家店之前是面包店，直到现在，窄窄的门廊上还刻着面包师傅的麦捆，但是地板上覆盖着厚厚一层面粉状的灰尘，我们是小心翼翼地踩着地上成堆的垃圾邮件进来的。习惯了城里的房租价格，才发现这里的房租简直是出奇的便宜，即便如此，我在中介的那位女士面前数钱的时候，还是瞥见了她眼中的怀疑。我在房租合同上签的名字是薇安·罗切，当然，我签的那个象形文字，说它是什么都可以。我们点着蜡烛将我们的新家打量了一遍：油灰和草灰下的旧炉子居然还能用，松树木板做的墙，熏黑的砖瓦。阿努克在后面的小屋里发现了一块折叠好的旧遮阳篷，我们把它拽了出来；褪色的帆布下面零星趴着一些蜘蛛。我们的起居室在楼上，一间卧室兼起居室和盥洗室，一个小得出奇的阳台，一个装着已经枯死的天竺葵的陶制花盆……阿努克看见花盆的时候做了一个鬼脸。

“妈妈，好黑啊。”她的声音听着有点胆怯，面对这么多废弃的东西似乎有点不安，“味道也好难闻。”

她说的没错。这种味道就像密封数年的已经发酸变了味的空气，有老鼠屎的味道，还有这些被人遗忘、无人哀悼的东西的鬼魂的气息。里面有回声，就像置身洞穴一样，我们身上散发出的可怜的热气只够形成地上的那一片影子。涂料、阳光和肥皂水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尘垢，可是悲哀又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多年没有笑声的房子是多么凄凉。阿努克的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在烛光中闪烁，小手紧紧

地抓着我的手心。

“我们一定要睡在这里吗？”她问道，“袋鼠不喜欢这里，它害怕。”

我微笑着亲了亲她那严肃的金色脸颊。“袋鼠会帮我们的。”

我们在每个房间点上蜡烛——金色的、红色的、白色的、橘黄色的。我喜欢自己做熏香，但是在这样的紧急时刻，这些买来的蜡烛足够满足我们了——薰衣草味的、雪松味的、芸香草味的。我们一人举着一根蜡烛，阿努克吹着她的玩具喇叭，我则用一把铁勺子敲打一个破旧的平底锅，十分钟之内，我们使劲把每间屋子的地板踩了一遍，并扯着嗓子大喊着——出去！出去！出去——一直喊到墙壁发抖，叫到愤怒的鬼魂逃出去，留下一阵模糊的东西烧焦味和一大片扑扑扑掉下来的石灰。在斑驳的、被熏黑的石灰墙后面，在被人遗弃的东西的悲哀后面，开始看见那模糊的轮廓，就像举在手中的宝石投出的影像一般——先是墙壁变成了夺目的金色，然后是扶手椅，虽然有点破旧，但是却覆盖上了一层耀眼的橘黄色，连破旧的遮阳篷也突然冲破厚厚的尘垢，散发出各种颜色。出去！出去！出去！阿努克和袋鼠跺着脚唱着歌，那些模糊的形象渐渐明晰起来——柜台旁边有一个红色的炉子，前门上面挂着一串铃铛。当然，我明白这只是一个游戏，拥有安慰一个受惊的小孩子的魔力。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非常辛苦的工作，之后这一切形象才能成真。不过，现在至少我们知道，这间房子欢迎我们，正如我们欢迎它一样。我在门阶上撒上盐和面包安慰所有的家神，在我们的枕头边放上一块檀香木帮助我们进入甜美的梦乡。

后来，阿努克告诉我说，袋鼠再也不害怕了，那就是没问题了。于是，我们就躺在卧室里满是灰尘的垫子上和衣而睡，任由蜡烛点着，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章

2月12日 圣灰星期三

事实上,我们是被钟声叫醒的。听到这个声音,我才意识到自己住的地方离教堂这么近,一声低沉而洪亮的嗡声回落到明亮的钟楼里——咚、哐当、咚——回音慢慢地消失了。我看了一下表,六点了,灰金色的光线透过破旧的百叶窗照在床上。我站了起来,朝窗户外面的广场看了看,湿漉漉的鹅卵石闪闪发亮。广场上的白色教堂塔楼在清晨的阳光下格外耀眼,使周围一群空洞的、黑糊糊的店面相形见绌:一家面包店,一家花店,一家出售墓碑、天使石像、永不凋零的搪瓷玫瑰花等墓地装备的店……这些店面的百叶窗都小心翼翼地开着,店面上方是一个白色的灯塔,上面的钟用罗马数字显示着时间:六点二十分,钟表散发着红色的光芒,这是用来威慑魔鬼的,圣母站在令人晕眩的高塔上,带着虚弱的、病恹恹的表情注视着广场。短短的塔尖上装着一个风向标——西偏西北风——一个手拿大镰刀穿长袍的男人。从放着枯死的天竺葵的阳台上,我看到第一批去教堂做弥撒的人。我认出了昨天在狂欢节上碰到的那个穿呢子大衣的女人,朝她挥了挥手,但是她没有理我,只是拽了拽大衣,紧紧地裹住自己,匆匆走过。她身后,戴着呢帽的那个老人抱着哀伤的黄狗拖着脚步走着,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冲我笑了笑。我欢快地向他打招

呼,可是似乎这个小镇的礼仪规范不允许我这样的不拘礼节,因为他没有回应我,只是带着他那只狗,匆匆忙忙进了教堂。

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抬头看我的窗户了,我数了一下,大约有六十多个人——围巾,贝雷帽,拉得低低的、好似在挡风的帽子——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们那漠然背后的探究和好奇。从他们耸起的肩膀和低垂的脑袋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重要的事情。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踏在鹅卵石上,如同孩子上学时的脚步一样。这个人今天刚刚戒烟,我能看出来;那个人不能再去每周都会去的咖啡馆;另外那个人准备放弃最喜欢的食物。当然,这些都和我无关。但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如果有哪个地方需要一点点魔法的话……陈年旧习是永远戒不掉的,一旦你习惯了给予希望,那种冲动就会一直陪伴着你。空气中,那股风,狂欢节的风,依然在吹个不停,带来了模糊的油香味、棉花糖和火药的味道,以及季节变暖的气息,让你手痒难耐、心跳加速。那么,这一次我们就住下了。就这一次。一直住到风向改变。

从杂货店买了涂料、刷子、滚筒、肥皂和水桶,然后我们就从楼上开始,一直收拾到楼下,扯下帘子,扔掉破旧的家具,后面的小花园都快堆满了,用肥皂水一遍一遍地冲刷地板,一波一波的水流沿着窄窄的、乌黑的楼梯流淌下去,我们两个的衣服都被弄湿了好几次。阿努克刷地板的刷子成了潜水艇,我的成了坦克,发射了一个肥皂鱼雷,顺着楼梯滚了下去,跑到正厅,发出噼啪的声音。就在这时,门上的铃铛响了,我一手拿着肥皂,另一只手拿着刷子,抬起头,就看到牧师那高高的身影。

我一直在想,他要过多久才会过来呢?

他等着我们收拾了一下,微笑着。一个有防备的微笑,尽到了地主之谊,又足够仁慈,像是庄园的主人在欢迎不合时宜的客人。我能

感觉到，我这身湿漉漉、脏兮兮的衣服，包裹着头发的红色围巾、光裸的双脚、脚上尚在滴水的拖鞋，都让他不太舒服。

“早上好。”一股满是浮渣的水流朝着他那双锃亮的黑皮鞋流去。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飞快地朝那里瞟了一眼，然后又转向我。

“我是弗朗西斯·雷诺，”他说道，一边谨慎地向旁边挪了挪，“这个教区的牧师。”我听完忍不住笑了起来。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不怀好意地说道，“我还以为你是狂欢节的演员呢。”礼貌的笑声，“呵呵。”

我伸出一只黄色的塑料手套。“薇安·罗切。这个投弹手是我的女儿阿努克。”

上面传来肥皂爆破的声音，还有阿努克在楼梯上和袋鼠打架的响声。我知道，牧师在等着我介绍一下罗切先生的事情。如果一切事情，一切官方的事情都在一张纸上，那么就容易多了，就能避开这种令人不舒服的、麻烦的谈话了。

“我估计你今天早上应该会非常忙。”

我突然觉得对他有点愧疚，其实他在十分努力地和我交流，又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是的，我们要赶紧把这里弄好才行，这挺费时间的！但是即便不忙，我们今天早上也不会去教堂的。牧师先生，我们不参加弥撒，你明白吧。”我特别善意地强调了一下我们的立场，可是他似乎十分震惊，甚至像是受到了羞辱一样。

“我明白了。”

我说的太直接了。他以为我们会先应付两句，彼此像两只谨慎的猫一样绕着圈子。

“但是，你能来欢迎我们，真是很感激，”我继续愉悦地说道，“你或许还能帮我们在这里交上几个朋友呢。”

我注意到，他的确有点儿像一只小猫，表情冷淡，浅色的眼睛从来不会掩饰对人的注视，总是一刻不停地打量着、探究着，带着一种

疏离。

“我会尽力而为的。”知道我们不会和他成为一类人，他又变得漠然起来。可是，他的良心又迫使他向我们提供帮助。“你们有什么需要？”

“哦，我们只需要一点儿帮忙就行了，”我暗示道，“当然，不是劳您大驾。”——赶快，在他回答之前。“但是，或许你能介绍几个能帮忙的人？我会付工资的。比如粉刷工，就是能帮我们装修的人？”这应该是个比较安全的话题。

“我想不到有谁可以。”他很谨慎，这么小心的人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会帮你问问看。”兴许吧，他知道自己对镇上新来的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帮我找人的，他本性上不是那种大方给予别人帮助的人。他小心地、飞快地瞥了一眼门旁边的面包和盐。

“祈求好运而已。”我笑道，但是他的脸瞬间石化，赶紧绕开那一堆东西，仿佛它们冒犯了他。

“妈妈？”阿努克的脑袋出现在门廊上，头发像刺猬毛一样乱糟糟地竖着，“袋鼠想去外面玩，可以吗？”

我点点头。“不要出花园。”说着伸手抹掉她鼻梁上的一点脏东西，“你啊，真是一个淘气鬼。”她瞅了牧师一眼，我刚好逮到她脸上那种滑稽的表情。“阿努克，这是雷诺先生，怎么不打个招呼呢？”

“你好！”阿努克说着向房门走去，“再见！”黄色的上衣和红色的裤子一闪，她就不见了，因为跑得太快，她的脚在油乎乎的瓦片上滑了一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几乎可以肯定，我看见她身后的袋鼠消失了，变成了黑色横梁上颜色更深的一个小点。

“她才六岁。”我解释道。

雷诺撇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个乖戾的笑容，仿佛他看到我女儿的第一眼就证实了他对于我的所有猜测。

第三章

2月13日 星期四

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走访乡邻简直快把我累散架了。当然,我不是在说您,我的神父;因为每个星期来看您,对我而言都是一种奢侈,甚至可以说是我唯一的奢侈。希望您喜欢我带来的花,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却非常香。我会把花放在这里,放在您的椅子旁边,这样您随时都能看到。坐在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美丽的风景——大片的田野、从田野中穿流而过的塔尼斯河、远处闪闪发光的加龙河。您或许都觉得我们已经远离尘嚣了吧。哦,我没有在抱怨什么,真的没有。但是您一定知道,让一个人去承受他们的吹毛求疵、他们的不满、他们的愚昧、他们数千个琐碎的问题……该是多么大的压力啊。星期二那天是狂欢节。所有人都放纵自己去狂欢、去跳舞、去尖叫。路易斯·佩林的小儿子克洛德拿着水枪朝我身上乱射,被他父亲看到了,只说了一句“还是小孩子,总是比较调皮的”。我的神父啊,我只是想指引他们,让他们从原罪中解脱出来而已。可是他们却次次和我作对,就像不愿意吃有益健康食品的小孩,只会一味地吃着那些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您一定明白的,我知道。五十年里,您都耐心地、坚强地承受着这一切,您赢得了他们的爱戴。难道时间真的能改变那么多吗?在这里,他们害怕我、敬畏我,但是却不爱戴我。他们的

脸上终日阴沉、满是愤慨。昨天，仪式结束之后，他们带着额头上涂的草灰离开了，脸上挂着既内疚又如释重负的表情。他们又回去偷偷地放纵自己，从事那些恶习了。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呢？所有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里，我也看在眼里。保罗·马力·马斯喀特总是殴打他的妻子，他每周要去忏悔室告解十次，可是回去之后仍然一切照旧。他的妻子喜欢偷东西，上周去市场的时候，她就从小贩的摊上偷了一件不值钱的珠宝。纪尧姆·杜普莱西问我动物是否有灵魂，我说没有，他听完就哭了。夏洛特·爱德华怀疑她丈夫在外面有情妇——我知道他有三个，可是我必须保持沉默。您看他们多么孩子气啊！他们的要求让我的心在滴血、让我无力招架，可是我却不能表现出自己的软弱。绵羊可不是温驯的生物，看看乡下的人就知道了。他们狡猾，有时还非常恶毒，他们有着病态的愚蠢。仁慈的牧羊人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羊群难以控制、目中无人。我不能仁慈。因此，我才允许自己一周放纵一次。我的神父，您守口如瓶，像在忏悔室中一样。您的耳朵总是乐于倾听，您的心灵总是很善良。所以，只有这一个小时，我才可以放下身上的包袱，才可以脆弱。

我们这个教区来了一个新人：薇安·罗切，独自带着一个小孩子，估计是一个寡妇。您还记得以前那家布莱欧面包房吗？自从四年前布莱欧去世以后，那座房子就一直废弃着。现在房子被她租下来了，准备本周之前重新开张。但我并不看好她，因为广场对面已经有一家普瓦图面包店了，而且，她和这里格格不入。虽然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可是却和我们没有一丁点儿共同之处。给她两个月，她肯定会回到属于她的城市。好笑的是，我还不清楚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巴黎吧，我猜，甚至也有可能是其他国家。她的发音非常纯正，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几乎是过于纯正了，带着清晰的北方口音。但是她的眼睛长得像意大利人或者葡萄牙人，还有她的皮肤……其实我